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聲週報

第十六期

地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月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第十六期目錄

- 壯烈的東北義勇軍 仲平
- 援助東北義勇軍 夏葵如
- 內戰與外戰 胡哲敷
- 國民自動救國 青華
- 外長人選與抗日救國 秦兆基
- 如何救亡 張公表
- 中國是否能適用甘地主義 壯夫
- 最近十日中國難形勢 江聲
- 辛未旅燕雜感 彭雲生
- 時論一斑

壯烈的東北義勇軍

「成則爲一旅之興，敗則爲五百之殉田！」此蔡松坡先生討袁檄文中之警句也。

自本月三日錦州失陷，我沃野萬里之東北三省，乃完全入於暴日之手，開門揖盜之張學良，至今猶是一兵不調，一彈不發；汪胡稱病於滬港，蔣氏逍遙於湖上，所謂黨國要人，實乃國之姦賊，民之公敵！

我東北民衆忍無可忍，於是有義勇軍之奮起，所謂義勇軍者，非「匪」「非」胡，實我堂堂中華民國之優秀國民，亦即國民黨所視爲阿斗之阿斗者也。

半月以來，該義勇軍等，轉戰於新民，白旗堡，饒陽河，田莊台，新立屯，盤山，打虎山，溝帮子，錦州，虹螺山，錦

仲平

西一帶，人不多，器不精，與敵萬方張之冠，相持於水火之中，血肉橫飛，而氣撼山岳；彈盡援絕，而屢敗屢戰；學良輩所應盡之責，毅然負之，不忍辭；舉蔣介石馮玉祥輩所託諸空言者，死以之而無悔，凡此均吾民族精神不死之証，國事實猶有可爲也。

夫馬占山之孤軍抗日，猶曰守土之責則然耳，此輩既無職守，復無權責，徒以不忍亡其祖國之故，乃出賣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血肉與強敵之毒彈巨砲相拚，其忠義之氣，蓋較我龍江健兒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前此全國人士，既對援馬一役有所盡力矣，今對此特援孔亟之東北義勇軍，寧獨忍坐視而不爲之所乎？

且今日之倭患，固不獨東北然也；遼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特別歡迎投稿與訂閱，爲免失郵起見，最好將稿件或報費託人轉交本社；如無友人可託則請於付郵時書明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汪彬收即可，不必寫刊名爲要。

危急，平津震動，青島以倭人暴動聞，福州又以水戶事件見告矣。敵之侵我如封家長蛇，我之待敵乃急弦緩應，苟今日全國國民不亟起自救自決，則真國亡種滅無

援助東北義勇軍

自錦州撤兵以後，東三省算全部斷送了。在這萬分失望萬分悲痛之中，突然得到了一點意外的安慰。這安慰是什麼？就是東三省各地的義勇軍突起，奮勇抗日，在最近數日中，於打虎山，新立屯，錦西各地大敗日本軍。這實在是一件最值得注意最可喜的消息！與馬占山將軍孤軍抗日有同樣的重要，與嫩江橋之戰先後比美，這實在有重大的意義！

一，可以表示中國人民的抵抗力。此次暴日侵佔東北，中國政府及地方當局，以不抵抗為名，實行斷送國土而不惜，致三省錦繡河山，不數月間，全淪於暴日的鐵蹄之下，實在是將中國國格喪盡了，中國人民亦蒙莫大之羞！不過這種不抵抗主義，并非人民所甘願，全國國民，莫有不要不要求積極抗日的。只因沒有激烈的事實以表現，未惹起世人之注意。所以國際間——尤其是我們的敵人日本皆以為中國人民抵抗力薄弱，而毫無同情與畏懼。現在東北各地義勇軍紛起抗日，這足以表示中國人民尚未盡死，中國人民尚有抗禦暴敵

日矣。夫保東北即所以保平津，保平津即所以固全國，國民黨無以矣，國民黨之政府更無望矣，成敗利鈍，與夏菊田，一待我全國國民好自為之而已。

夏葵如

的能力與勇氣。可以使世界人士——尤其是日本知道中國人民并不易與，可以任他們宰割！給他們併吞中國的野心一個大打擊！

二，可以證明日軍并不足畏。

日本自僥倖戰勝中國俄國而後，自以為天之驕子，世界無敵，大有普魯士戰勝丹麥奧國和法國以後的氣概，睥睨世界，我國一班近視眼光的人們，也以爲日本如狼如虎，實在可畏，故一提到對日本作戰，他們就胆戰心忡，自認不敵「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現在日本久經訓練之師，竟被我們臨時興起的義勇軍打得落花流水，狼狽萬狀！由此可以證明日本軍并不足畏，他們并不是天兵天將，所向無敵！他們也是血肉之軀，只要我們決心與之拚命，是可以戰勝他們的！

三，證明國民自動抗日是可能的。

因爲中國當局甘心賣國，甘心在不抵抗主義下將國土斷送敵人，我們早就主張，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人民起而自救——自動起武裝抗日，收復失地！但總有人以

爲我們這是空疎之論，不易實現。現在好了！事實給我們證明了！東北義勇軍屢次大敗日本軍，這不是人民自動抗日的實例嗎？我們尚有何躊躇與畏懼，而不積極起來與暴日拚命，驅逐日本匪軍於國土之外？我們只是東三省的一部份的義勇軍，已足寒敵人之胆，我們全國國民若實行總動員，何敵不摧！何攻不克！

四，證明只有積極抗日，才可以救日本的野心，收復失地。在這弱肉強食的世界，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否生存，全視其有無抵抗外侮的能力。乃我國政府侈說公理正義，一部份人民也妄想和平，而東三省的國土就在這種侈談與妄想中斷送了！暴日佔領錦州後，本擬即要直搗山海關進犯熱河，現在因東北義勇軍奮勇抵抗，此種計劃遂因之受挫。我敢說，假使沒有東三省的義勇軍，山海關和熱河也早已被暴日佔領了！由此可見只有積極抵抗，才能保衛國家，收復失地！而空談公理與正義，只是坐以待斃！

東三省義勇軍抗日的意義，既如此的重大，而其忠肝義胆，又如此可風！我們全國國民，能不亟起援助嗎？固然，他們忠勇抗日，是他們對於國家應盡的天職，他們那視死如歸的精神，并不是有所爲而爲之。但是以少數義勇軍與暴日抗戰，子彈既是缺乏，糧餉毫無所出，終久是要失敗

的。在他們，失敗固絲毫不畏！在我們，能坐視他們失敗而忍心嗎？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趕快起來予以積極的援助！

我們援助的方法有三種：

一，經濟上的援助——我們知道：這些義勇軍都是因抗日而臨時興起的，他們的糧餉毫無所出，枵腹是不能作戰的。我們全國國民應該踴躍輸將，捐助金錢，去作他們的餉項！這事在上海已經有生活週報社提倡，我們各人趕快就能力之所及，盡量輸捐，「集腋成裘，衆擎易舉。」在我們所費無幾，而東北義勇軍得之，就可以維持他們的生活，購買他們的鎗彈，增加他們的作戰能力了！

二，實力上的援助——我們全國各地不都是有義勇軍嗎？這正是你們顯身手的時候！你們空言抗日是不夠的，現在趕快取得你們的武裝，到關外加入東北義勇軍裏去，與暴日作殊死戰！尤其是我們全國的兵士，一旅，一團，一營，甚至於一連一排，趕快自動起來，背着你們的鎗，帶着你們的子彈，到東北義勇軍裏去！這是你們衛國的時候了！東北義勇軍既做了好榜樣，你們何不趕快自動起來呢？

三，輿論上的援助——東北義勇軍與暴日作戰，已經是好多時候了。我們全國輿論，對此好像很淡然。這實在是不對的。今天申報記者已經見到這一點了，這可

算是空谷足音！我希望我們全國報紙，趕快將目光注意到這一點：對於這些忠勇衛國的義勇軍，極力鼓吹，極力表揚，促起全國國民的注意，引起世界人士的重視！使他們抗日更有勇敢，作戰更為奮發！並

內戰與外戰

據說從前李鴻章出使德國，在俾士麥面前盛誇自己平粵平捻的大功；俾士麥告訴他道：我們國家是不以殺自己同胞為功的，若云立功，必須對外。李鴻章很有點過不去。其實自今日視之，當時的李鴻章，很可以坦然的告訴他，這是我們民族性如此。自古道：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主張內戰，而不主張外戰的。遠者不必說，就看元清兩朝的入主中國，難道真是他們的力量以可征服中國嗎？或者他們的文化超過中國嗎？他們不但是談不到此，恐怕做夢也不敢與我們相比呢！然而他們却是安安穩穩的坐在中國朝廷之上，中國臣民規規矩矩的向他三跪九叩首，此中原因雖很複雜，總括一句，即是中國只知內戰不知外戰的結果。

當宋之將亡，岳飛何嘗不是勇將？當明之將亡，袁崇煥熊廷弼等何嘗不是一時名將？但都因為宵小內訌，使不能竟恢復大功，而敵人得乘虛而入。撫今思昔，真

使他們知道全國國民都在作他們的後盾了！
全國國民們！我們趕快起來援助東北義勇軍！

胡哲敷

是「汗未嘗不發背書衣也。」以日本與中國比，牠那一層配與中國為難？然而他不僅為難，且雄心勃勃，要併吞中國呢！中國土地雖廣，人口雖多，物產雖盛，除準備亡國外，還有什麼用處！中國陸軍數目，幾乎佔世界各國之冠，但除了殘殺同胞的用處外，對外人只會不抵抗與鎮靜。老實說，日本要不是西方那些高鼻子綠眼睛的洋鬼子們有些阻碍，他很有到中國來做一任皇帝的資格。不信請翻開宋明兩朝亡國史與現在情形對照對照。

民國以來，能幹人亦不能算少，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馮玉祥蔣介石何應欽李宗仁談到內戰，那一個不是頂呱呱的朋友，然而這一般人生平夢寐之間，還曾有一念想到與外國人背城借一嗎？最近蔣介石先生到是有一段壯語，同胞若不健忘，或者還能記得。他說：政府對這次暴日事變，早具最後決心，然而所以遲遲不能者，一以試驗吾民氣是否真能一致，一以試驗國際聯盟是否還有公理正誼。嗣後他又

在報上發表過兩回，他要率師北上去做岳飛，現在呢，國民抗日決心，總算是一致了吧？國際聯盟中十三票對一票的議決案，都毫無效用，公理正誼總算是早送到古物保存所裏去了吧？岳飛那裏去了，大概是八百年前吃秦檜的虧吃得太厲害了，所以現在抱定明哲保身的人生觀，入山歸田，靜待時機。有人說：中國軍人所學的軍事學，都是對內作戰的方略，對外作戰，他們還未學到，那就不能怪他們無抵抗與鎮靜啦！

這幾天國內空氣，好象又不大高明，偉人們生病的一天多似一天，新政府嘉猷嘉謨，一樣不會發表，而謠言四起，人心惶惶，神經過敏的人，更謂恐怕又要內戰了，不過細讀張學良的電報，和北方將領的電報，確是有些可慮。如此大好機會，日本不取錦州，除非是瘋子。不但錦州，照此下去，我真不忍言了。這好像富貴人家，生了幾個敗家之子，長子敗了一宗產業，次子也拚着敗一宗產業以洩憤，三子四子：都照樣蕩送產業，表示對抗。這次日本不費一兵，而得東三省，就是敗子們對抗的結果。日本正要利用我們內戰，才好實行併吞，我們偏偏就酣暢淋漓的一戰再戰以至於無窮戰，大概不到國土喪盡，是不會停止的吧！

不要爭權奪利了，人生上壽不過百年

，在此百年之中，為民衆造些幸福，比什麼權利都來得永久，假如要有什麼主張，有什麼意見，非得爭勝不可，那麼我可以貢獻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率領民衆，對日本拼一死戰，一戰而勝，莫說什麼主席，就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我想國民也是

國民自動救國

一切都絕望了！

在內政方面，政治舞台上的演員雖然換過了一班，但是劇本還是同樣的劇本。抑且後來的伶人的嗓子怕比前班的伶人唱得更響亮呢！前時沒有上台表演的時候，孫太子科一輩人每次談話或演講，必高唱以武力收回東北失地。那時他們唱得多麼響亮啊！現在他們上台了，他們不僅不敢言以武力收回失地，就是連收回失地四字都畏而不言。至於外交，他們和蔣政府一樣的手足無措，一籌莫展。陳友仁的本領也不過如斯而已。希求孫太子政府對日有何新設施，在一這方面，我人已絕望了！

在國際方面，什麼是國聯公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一切都是廢紙。喜作幻想的中國人，已由此次中日事變，得了事實的教訓。現在美國國務卿史汀生雖援用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照會日本，不承認有違機會均等，門戶開放，與非戰公約之條

願意雙手奉獻的。如其不然，一舉想用武力奪取政權，不但未必能安穩穩穩的奪到，縱奪到了，亦決不會安穩穩穩的保守得住。民國以來的偉人們，其成功與失敗，路徑都像差不多，何不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呢！

青華

約及事實，但是按其實質，還不過是為維護其本國利益或向日本要索代價。對於暴日的行動並無制裁之決心。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也已絕望了！

政府自私自利，不知衛國，國際麻木不仁，不伸正義；因為有此慘痛，所以使我們由失望而絕望。絕望！絕望！難道就此絕望而坐以待亡嗎？不！不！不！待亡是劣等民族及不中用的賤民族幹的。我們如稍帶有中華民族的血液，應該不顧政府之政策何若，國際之態度何若，自動起來，以武力恢復失地。公理，正義這些夢寐難求的美名，讓他們好作幻想的人去談罷。我們要牢記着菲希特說的話：「在國際關係間，無法律，也無公理，只有強權。」所以我們此後祇有採以目還目，以牙還牙的方法來對付倭匪！

假如政府是一個愛國政府，假如政府人員稍帶幾分廉恥，那末，這次日本對我們整個民族的侮辱應當用武力來洗刷一番

時緩兵之計耳。陳氏素來親日之政策，至是不復能行矣，新政府宜詳察之。

次請就聯俄一點言之，對日既不能不下作戰決心，則外交上不能不聯與國，於是投機分子乃以聯俄一說進，此說或為粵方一部分改組派及陳氏等所嘉納也。今請申論聯俄之可能與否及其利害，俄國一方挾第三國際之名，一方驅使中國共產黨員，思攫取中國納入其蘇維埃聯邦之下，以造成其偉大的赤色帝國，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其狼心毒手，超日本而上之。故我國如聯俄，則俄國第一條件，即容共，容共救國，即無異於飲鳩止渴，其破壞中國，傷害中國愛國志士，必百倍於國民黨清黨以前。是蔣胡汪三系之立於國民黨立場，曾經致力清共，擁護中國者，無論何人皆無異自置其首於斷頭機之下靡有孑遺矣。自外交方面觀之，中國既聯俄容共，則歐美諸國，因防俄制共，不能不袒日而共同壓迫中國，俄縱能出兵相助。亦勞師遠征，以一敵八，況不能乎？結果祇有趨於滅亡共管之一途。綜上以言，無論對內對外，聯俄實有百害無一利，而絕對不可能也。

陳氏以前之外交為排英而聯日，實不為錯，素為余所贊同，且其策略亦獲相當之成績。但現在日既與我立於生死相拚之地位，實不能再繼續排英。蓋敵一日本已

無能力，何能再增一英國，矧英日利害衝突，英尚可引為與國乎？然陳氏素為排英之巨頭，故伊一長外交，英國乃立變其向所助我之態度而袒日矣。推新政府所以任人失當之原因，實由於對日問題之認識不真，尚不肯拋棄其對日妥協或聯俄容共之

如何救亡

中國今日的問題不是專政與訓政的問題，也不是共產與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國今日的問題乃是救亡的問題，因為中國早已名存實亡。自東北陷落以來，國勢已經到了名實均亡之境，今者日兵已節節進逼，大舉來攻，犯熱河，越山海關，京津震動，所以不但東北四省從此完了，就是華北之首府京津兩地，也有旦夕入於日人手中之可慮。若軍政當局始終抱不抵抗主義到底，若全國國民始終讓糊塗之軍政當局抱不抵抗主義到底，則日軍便有直抵南京之可能。到那時專政訓政共產與社會主義等均將被日軍之鐵甲車飛機炮彈等一掃而空，到那時國民黨也無地去專政與訓政了，到那時共產黨人也無地去共產與開社主義了。

所以中國今日的問題是救亡的問題，專政與訓政是不能救中國之危亡的，共產與社會主義更不能救中國之危亡的。這種種辦法不但不能救中國之危亡反而會促

錯誤的企圖。對於此種錯誤，苟不立即覺悟終必至於自誤誤國，自亡亡國而後已。大政治家不以身之進退而誤邦家，更不拘一定之成見而亡國滅種，陳氏以幹濟之才，報國大有其道，胡必丁此艱險，當外交之衝以誤國乎？

張公表

成中國之速亡。國事之所以弄得到現在這種外寇深入，亡國之禍迫在眉睫而無辦法者，皆是由於數年以來國人們不關專政訓政便關共產社會主義之過有以造成之也。時至今日，若再執迷不悟，若再這樣繼續的始終一直糊塗到底，則便是死路一條。因為今日中國只有一條出路，要救中國之危亡只有一個辦法，這個惟一無二起死回生的方法便是要真正的去實行民主政治，除此而外是別無他法可以救中國之危亡的。南京政府雖然口口聲聲的在向民衆說要實行民治而却處處仍舊像蔣政府一樣的在專政訓政，仍舊不開黨禁，仍舊不給人民以組黨的自由，像這樣一個建築在黨的身上而不建築在全體國民身上的政府，像這樣一個仍舊為一黨的少數人所把持着的政府，像這樣一個掛民治的招牌而行專治的政府，是不能夠救中國之危亡的。今日全國民衆一致所要求的乃是一個真正的民治政府，乃是一個為真正的人民代

表機關所產出的合法政府，方才能夠負起責任起來拯救目前國家之危亡。

全中國的民衆們！現在我們已經是到了國家的生死關頭，亡國滅種之境了。我們爲了自己的生存起見，難道都不起來設

中國是否能適用甘地主義？

壯夫

這回東三省的問題爆發以後，給與國民的刺激的確是很大，但是刺激後的反響怎樣？我們由許多事實上看來，不能不令人由懷疑而至悲觀，而中間最使我們注意的有一種消極——或者在他們認爲是積極——空氣散佈到社會的一部分，假如這種空氣果然擴大，我認爲是更足以增加我們的悲觀。這種空氣是甚麼呢？就是甘地主義！

就我個人的思想上說，我對甘地的思想，並非不表同情，我對甘地主義，在印度特殊環境之下，也並不非難，不過在中國自身上打算，則我認爲甘地主義，確有詳加考慮的必要，我們現在且就各方面的情形加以探討！

我認爲甘地主義，假使是換一個環境，必定早已不成問題，不惟其主義不能傳播到世界，而與英國巨大的打擊、恐怕甘地的生命亦已早早送到枉死城中；因爲英國比較是法制的國家，其行爲任是如何的蠻橫，但總還有一個法律爲其節制，如像

法以自救麼？如果現在的政府是能救亡的，則我們便應該盡全力以擁護之，否則我們便應該起來推翻之以圖建立一個真正能夠救亡的政府然後中國之事才有辦法。

甘地這種革命家的生命，總還不致斷送在暴力之下，質言之，我認爲甘地主義就環境上說，她是單純的，她僅僅受英帝國主義者的一層壓迫，而且他的支配者比較尚講法理，所以甘地的主義得以收到相當的效果，假如甘地是生在其他的任何國家，我相信絕對沒有發揚其精神意志的可能！

我們就中國自身的環境觀察，內有無數擁有暴力的軍閥們隨時可以用他們無約束的暴力權威，壓迫民衆運動，隨便加你一種反動的罪名，立刻可以置你於死地，除非你願做他們少數人或某個人的功狗，才得以苟延殘喘，不然你任有多大的抱負結果仍是不能免其暴力的壓迫而被犧牲，就如這一次學生請願絕食，當局們對於他們有了甚麼影響呢？你絕食罷，他們還不是珍肴海味的在大嚼，到了可以賣國的時候，誰來管你絕食不絕食！試問我們對於這一羣麻木不仁的腐敗權力者用甘地的精神可以感動麼？再由一方面看，共產黨擁有數十萬武裝暴民，在狂叫暴力革命，他們的

心目中，凡是不合乎他們要求的一切都要用他們的暴力澈底破壞，尤其是對於含有宗教性的任何運動，絕無妥協的餘地，我們對於這種發狂一般的集團，能用甘地主義去制止他們不要暴動，或感動他們來取一致的步驟嗎？這都可以說是夢想！

更看暴日的侵略東三省，把他們數十年積蓄好事的武器準備好的暴力，不顧一切的衝到你的面前，甚麼公理是非一切他們都沒有放在眼下，假如你動一動手腳，他立刻說你反抗，他的槍彈，立刻替你穿一個洞，我們看見自己的土地權利，被他們用強暴的手段拿去，我們可以用甘地主義去收了回來嗎？我們對於這一般沒有理智的野獸，可以用甘地主義去感化他們嗎？所以就中國的環境上設想，在這種數重暴力壓迫之下我們要想用甘地主義去收到效果，可以說絕對的不可能！

假如有人懷疑我的意見，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一下。

甘地主義的精神，是在以非暴力去感化暴力，是在以不合作的手段去促帝國主義者的覺悟，但這是一個條件纔能成功收效，就是對方要有相當的理智，同不能非法的加以暴力壓迫，不然在你運動尚未成熟以前便受了摧殘，還能收什麼成效？而這個條件在中國現時的情況是得不到的。再由另一方面看甘地主義，必得有一

個團在共同目標之下的集團，協同一致的
去幹，我以為中國現在就不容易辦到，以
對外說，對外可以說是能夠成爲國民共同
的目標，但是，事實上却不如此，有的人
，不獨不以為對外應該共同努力，他們反
覺得對外是損失他們個人——或少數人！
利益的行爲，他們不惟不來參加，而且更
要加以破壞，加之共產黨土匪軍閥們的變
重混亂，差不多，早已把這一致的目標破
壞完了，目標既不能號召，精神自然不能
統一，試問還有什麼力量！況且中國人的
個性根本上就沒有協作的精神，沒有相當
的利益你要他來跟你吃苦，真是比殺他還
苦，他那裏肯幹？

總上而言，我以為以中國內外的現狀
，及中國特殊的個性，甘地主義是不能在
中國收到效果的，我認爲要解決中國目前
的危難應該組織適應中國的環境，國民性
的團體，對內對外，都用正義的武力，去
反抗非正義的暴力，我們不要單單羨慕人
家已經建築成功的高塔，我們應該下刻苦
功夫來爲自己的高塔立基礎！

末了，我要說，我并非反對甘地主
義，尤其是他的精神，我對甘地的偉大人
格，是極崇敬，並且他那種百折不撓，如
鐵一般的意志——尤爲我們所應當則效，
不過甘地主義整個的方法手段我認爲不能
適用於中國，尤其是目前的中國，所以假

如我們崇拜甘地的人格精神，那麼我們應
該以甘地的精神人格作基礎，再就中國的
實際情形，去建立我們奮鬥的目標并確定
其方法！

現在日人一天一天的逼進到我們的面

最近十日中國難形勢

——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至十日——
可賀，在二十一年開始，日本的東北
計劃完成；而我中國呢！醉生夢死，毫不
覺悟，可爲痛心之至！

敬以十二萬分的熱情敬告全國國民，
國民黨統率下的政府，現已經是絕望了，目
下二條路，擺在我們面前；一是黑暗之路
，一是光明之路，我們走那條路呢？如果
我們願意走黑暗之路，我們只有擁護南京
政府到底；否則，只有自決！

看吧！二十一年元旦開始後的血痕：

錦州失守了
旬日間以來，吾人真
欲哭無淚，除錦州於
往前進！

三日失守外，而日軍
之西進，更不稍懈，我們將做亡國奴之日
不遠了。我們但看這幾天情形，就知我這
不是危言。

一日晨間，日海軍在連山附近登岸，
經連山灣炮團擊退。又日軍向大凌河推進
，並衝入豐樂鎮，經熊飛部擊退。大凌河
雙羊店錦州，均被胡匪搶劫，各站站員及

前來了，有甘地精神的朋友們，此時還不
起來努力，結果：我們的一切理想，將必
變了一場迷夢！大家不要再沉迷於理論，
應該環顧事實，犧牲成見，大家聯合起來
，去應付這一次空前的國難！

江聲

路警均退去。錦州並有日機拋擲炸彈傳單
，軍民傷亡七人，羊圈子被日軍佔領，下
午大隊日兵進抵大凌河，督工修橋。榮臻
將總指揮部移駐大凌河站，張廷樞常經武
兩旅，在錦添築防禦工事；黑省方面馬占
山決定反攻計劃，同時長春日軍千餘開黑
垣。二日下午，日修復大凌河橋，向西推
進，晚七時抵錦州車站。義勇軍與之抵抗
，日軍以砲猛轟，城外起火，消息隔斷。哈
埠白俄鼓噪，遮斷交通，警察驅逐無效；
開槍傷四人。福州日領及艦長（均穿便衣）
與我學生衝突。三日清晨，錦州義勇軍不
支，退守城中，日軍遂佔車站；圍攻錦城
，並用飛機亂擲炸彈，義勇軍知不能守，
遂由北門西門撤退。省府及東北邊防公署
已先退灤州，三日上午八時許，錦州失陷
；日軍入城，迫商民懸旗歡迎。我軍退走
時將女兒河橋炸毀，午刻日軍即開始修理
該橋，義縣方面，到日機多架轟炸。由打
通線退下之我騎兵，死傷馬百餘匹，嗣即
退錦西集合。四日日軍由女兒河進至陳家

屯，北甯路機務段長等向日軍交涉，勿再西進，但無效果。我入關軍隊，分駐灤州唐山昌黎一帶，義勇軍退興城綏中。日軍繼續西進；預定五晨到興城；哈埠白俄復暴動，襲攻警署，拘獲五名，搜出日領館支領單據，對何人主使不肯吐露。五日軍仍西進，上午十時到韓家溝，十一時到興城，下午二時到白廟子，晚六時佔綏中，預定六日佔山海關。迨至六日日兵車三列已抵綏中，現榆關山海關車站，已高懸日旗，而關外我軍已被截斷日軍正沿錦朝線推進。山海關內外日軍已聯成一氣。敵之目標，已趨重熱河，七日日軍由錦州開往錦朝支路兵車十餘列，嘉村旅團已由上齊台向北票推進，九日黑垣日軍大隊南下，十日錦朝綫日鐵甲車隊已進迫大營溝，並派大批飛機隊，赴熱河邊境偵察，朝陽一帶十日晨已發現日機兩架，偵察多時。現日空軍已在錦州設立飛機場，其勢必直下熱河，克平津為不止也。張豎子急促撤兵以為平津可保，而南京要人酣於權利，誤圖賣國亡國之罪，難道說我們聽憑他們嗎？

美國態度之突變及其他

當此日軍大舉西進之時，可以說已侵入了其他帝國主義的利益，帝國

主義之不甘，我們也可預料得到的。據五日情形看來美史汀生已與英美法協商對滿

合作問題，官場文告雖未發表，但暫時尚可一致辦理。六日則聞諸華盛頓消息，列強對日，將用單獨交涉之形式，美國擬發表重要文告，英法將予以贊助，此文告已於七日決定，照會中日兩政府，其內容約略如左：

「……自錦州一帶軍事行動後，中政府在南滿之所有政權，如九月十八日以前所有者，即已銷滅。

繼謂美政府確信不久將遣往滿州之國聯行政會調查團，將使中日間之困難，易於謀取一種解決辦法。但美政府覺有不得不照會中日兩國者，凡事實上任何情勢，美政府不能承認其合法。美政府亦不欲承認中日及中日代表間所立可損及美國或其人民之條約權利，而此權利凡與所謂門戶開放政策，與中國主權獨立及中國土地與行政完整有關者，亦包括在內云。」

條件。按近數星期來。美國大部份人民紛紛指摘史汀生，對於遼案未能提出非戰公約或九國公約或兼提二約，各報主筆亦競請美國按照條約行事，否則明白承認國際非戰等條約為廢紙，故美政府與英法意大使晤商後，卒有此照會，而其措辭讀此間觀察時事者稱，更比預料者為強硬。現簽約各國或須召集一度會議，亦未可知。此消息之傳來，無獨立人格之中國人民，必定覺得高興，我們一索其內容，此不過為帝國主義戰罷了，我們若要圓滿解決，自己不振作，又有什麼辦法呢？

自美文告發出後，八日美官場對路透社訪員談話，謂日國務院之態度，與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時美國對日警告之態度適同，但美國所行者，並不為不復與國聯合作之表示云。

美國照會末段，切實聲明凡用與巴黎公約相反的方法造成之任何形勢，或條約，或協定，美國將不承認之云。

至英法意比四國之態度如何。據八日美聯社從意外部探悉，意國現擬不日正式表示加入美國所致中日之照會，據稱，意國在遠東利益集中天津一隅，意政府於滿洲問題，認能維持均勢，於願已足，惟意國視保護在華天主教士，比商務利益更形重要，日前曾有天主教士數人為匪戕害，故意國極願見中國之安靖與和平云云。至法國對於美態度，今日據巴黎消息，法外

部人員聲稱，法國不步美國後塵，致日文中提出非戰九國兩公約，當美政府通知法

政府將發該照會時，法國即已決定聽任美國單獨行動云云。此外英國態度尚未決定，比國則業已表示贊助。故迄今明白表示與美國同調，僅有意比兩國，此國則不久諒有定議。又日內瓦消息，國聯中人此時對於中國政府決定提出國聯會章第十六款之訊，尙未願有所評論，并謂在中國未再有其他正式舉動以前，美國此次照會，實爲遼案發生以來最強硬之行動，故國聯中人欲靜待其結果。至若中國在一月二十五日國聯理事會開會後提出會章第十六款，其結果如何，理事會當能有迅速決議。至於德國則頗重視美國態度云。

總之我們一看各國的態度而後，可知列強之門智，是否爲公理所衝動，至爲明顯，所以美之重要文告，我們不要以爲福音，我們還只靠我們自己努力！

國聯方面，自錦州失陷後，並未有若何表示，不過所謂調查團也者，似已略有端倪。九日消息，聞英代表李頓將任調查團主席，不日可開一預備會議，然後取道美國前往中國。故預料該團當至三四月間將開始工作，此團來遲之國聯調查團，將來不但無益於中國，而且有害，我們也可以知道，我們當誓死反對。

南京 錦州失陷，舉國震動，我們近來檢討南京如何應付？

東京 我們可以說一句，南京

新政府除了爭利權而外，可以說依舊無辦法，我們若靠南京政府，無異於坐以待斃。各報記者七日起外部謁陳友仁，詢外交方針，陳派常次甘介侯負責答復如下：一，陳外長對外交主旨，在消滅戰禍，保護主權，並於最短期間，務達收復失地之目的。關於收復失地方針，一，用外交方式將暴日最近侵華情形訴諸各國代表，用最有力行動以壓制之。二，用消極的武力抵抗。三，喚起民衆爲外交後盾。國聯行政院現定二十五開會，斯時當可達到相當目的，以副國民期望。二、昨載外交當局已與日本私訂秘約，允許日本在華所有既得權、並謂日當局不日即將秘約宣布之說，決無此事。三、重光因病在滬休養，未聞有到京與陳外長晤面消息，野董長知是總理老友，並在我國僑友甚多。此次到京，原爲訪問舊友，但與陳外長並未晤及。

我們且看陳氏最短期間收復失地之方針，可謂絕妙已極，不愧爲革命外交。第一所謂外交方式，我們不知什麼外交方式，各國是否聽其調遣？這當就是魔術啊！第二用消極的武力，大概張學良急撤兵是南京的消極武力吧！第三喚起民衆，老實說，若要做到這一點，你們只有憑良心來取消一黨專政，組織國防政府，那時候才有辦法呢！至於他的辯護，我們不要多說了，欲蓋彌彰，這是一篇很好的自供詞，

誰人不知道。大概現在南京政府以爲美國發言了，很可以放心來倚靠美國了。這真是可喜可賀，我們且待下一週來祝他成功。

六日東京由負責方面之表示，聞日政府現亟欲與中國政府開始直接交涉，以解決滿洲事件。現南滿之全部已在日軍佔領之中，倘南京政府能承認下列之五點爲交涉之原則，則直接談判將有速開之望。其五點爲：（一）日本要求中國反日運動及經濟絕交之取締。（二）日本人民在滿洲應有旅行居住經商及購置土地之自由權。（三）中國應承認現行條約爲有效。（四）日本要求中國停止其反日教育。（五）重新互相承認兩國領土之安全。以上列五點，倘中國在交涉中不予明白承認者，日本即不能同意於滿洲問題之解決云。

觀此，可知日人之心理必欲迫吾爲城下之盟，舉種種亡國之條件以加我明矣，其態度之頑強，甚於硬鐵，豈騙人之陳友仁外交方策所能轉化耶？

東北爲日本所有，在日人業已認定，故七日之消息日本擬在東三省設一中央統馭機關，以調整文武官吏活動之計劃，現悉迅將實現，陸軍省與外務省已商定改組關東軍司令部，添設行政實業與交通等處

此項新位置，將大半任支那人，而南滿鐵路關東長官及瀋陽日總領事亦可薦員充任，作爲臨時應急辦法。按向來日本在滿活動，由關東長官，瀋陽總領事，滿鐵總裁，與關東軍司令四方面各自進行，此次則擬將四方面之活動合置一領袖之下，俾其侵略東北益易圖功。不但此也，而且所謂之滿洲新政府成立後之幣制問題，已由各方面研究，朝鮮銀行當局業於去年十月派色部理事等赴瀋陽及其他各地，作爲官銀號顧問，以便準備改革幣制，日本某有力者對於本問題之計劃如次：(一)滿洲貿易之七成，以金幣結算，故滿洲幣制決定金單位。(二)瀋陽官銀號發行兌換券，以金爲準備金。(三)統一各種鈔票。廢除正金銀行鈔票。嗚呼！可憐之中國！聽人宰割，而莫敢奈何，是可忍，孰不可忍！

自美公告到達東京後，八日據日本東京政府發言人評論美國援用九國公約之牒時，謂美國或以爲日軍在滿之行爲，破壞中國行政完整，但實則南京除名義外，並無行政權及於滿洲也。發言人指此次美牒與一九一五年中日立約時美國來牒，措詞相同，發言人謂日本決不能改變其在滿之行爲，因日本所行者，乃爲維持其合法權利所必要之最小限度也。日本不欲覓取權利，超過其依照現有條約所應有者之外，故爲此理由，日本僅可重行聲明其嚴格遵守

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之政策，日本爲現狀所迫，暫據中國土地，但不欲久據之云。此種措詞巧辯，可謂荒謬已極！內亂之事，何國蔑有，若據內亂，違背中國政府行政權未能及於滿洲，遂得聽其版圖爲人支配，爲人宰割，此誠荒天下之大唐！然而我國軍閥其聽此巧辯，亦有動於中乎，哀哉，國民！我們再不可聽軍閥擅權了，我們趕快自決吧！

十日據日外務省傳出消息，覆美照會，日內可發出，其內容聲明日軍行動并不破壞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云云。我們真不曉得在日人心目中怎樣才算破壞非戰公約呢！

鼠竊狗偷 謂張景惠一日發通電，謂龍江省府移海倫後，省政無人主持，黑省官紳迭來環請，要求前往主持一切，茲由本日起，實行就黑龍江省主席職，一切照吉林省長官署奉天省長官署組織。該通電係一日晚十二時送電局，二日早二時取回。

辛未旅燕雜感

五古八十四首(續)

探葭長白山，養茸山中道，荏屢冬復溫，更有烏拉草。關東殊產多，實爲國之寶，惜哉虞人疏，相看入三島。黑龍江之東，本爲中國地，不見廟前碑，

云不發，三時許又送到請發，計發致熙洽斌式毅及特區各官廳一通，關內無一份。發斌式毅者，因無法拍達，又撤回，聞此電係日方所逼發，令張確實表明態度。三日張電英順等進行省府組織，並增編警備隊二千名任于鏡清爲旅長。六日午後五時二十五分，張即專車赴黑，專車共十節，發現款及日人甚多。聞張先恢復民政財政實業三廳及警務處，其用心如何，不問可知了。七日午前十時就黑省主席職，午時八時即返哈，聞因馬占山不滿其舉動，在齊克綏黑軍向龍江移進，故不敢逗留。報回哈後八日午後四時即召會議，宣佈一月一日起，即兼黑省最高政權，三日正式就省長職，委吉祥代理，并任日人村田總磨爲顧問。宋文化負責恢復財廳及官銀號，章啓槐恢復民廳，李維周恢復實廳，並委匪軍王殿忠爲第一警備旅長，駐黑垣。賣國賊醉心利祿，可爲浩歎！

彭雲生

猶有永樂字。王者大無外，藩離任捐棄，豈若歐洲邦，海空亦分治。日軍遼河東，我軍遼河西，遼水不可禦，旋師趁馬蹄。道旁新骨多，白日無行人，曠野天雲低，惟有禿鳥啼。

秦慾豈易填，薪盡火不止，寸土如寸金，得之亦難矣。自從黃帝來，拚戰惟一死，頭顱高積天，今日乃有此。

富弼外交才，一字不苟與，况乃財力艱，豈可肆相許，庚子患實深，創痍今未愈，吾民膏血枯，歲幣安所取。

素月爲我悲，滄海爲我淚，海枯月落時，悲淚終無既。萬物盡虛僞，天地亦猶戲，安得傾千鍾，瞑然一長醉。

公儀拔葵根，宏羊可就烹，此義不可見，轉日計虧贏，豈惟廣田宅，亦復鷹犬橫，哀哀誅求盡，千家有哭聲。

鵲巢本鳩居，扇鑰爲盜積，慨慨昔人忠，如何有錢癖，人生如流波，百年無遺跡，白骨委蓬蒿，多藏竟何益。

國家乃大器，肉食豈能謀，武侯有薄田，齊相僅敝裘，淡食神能清，聚斂行堪羞，高位何足恃，布衣寡所尤。

古道在鄉村，好義出貧士，區區藜藿羹，欲以奉君子，蘋蕘羞神明，玄酒亦清水，微物雖不豐，感之入肺腑，

接物須以誠，報國須以忠，忠誠不見信，當反求諸躬。誠至石可格，忠盡天亦通，巧詐雖有獲，久之道自窮。

世道交相喪，甯無究厥根，漢家尙黃老，爲政豈多言，欲令民歸樸，須求前御繁，政平天下理，誰爲體元元。

國亡不足憂，神亡哲可畏，冠劍一世雄，

亦復闐然媚，不見湘綺翁，鬚眉有霸氣，奈何今之人，風骨獨柔脆。

操莽既盜國，師昭尤欺衆，舉世日昏昏，視天亦夢夢。棧崩僑將壓，巢傾雛亦凍，阮公有心人，途窮能無慟。

韓首賜秦人，天胡爲而醉，被髮祭伊川，感召非我類，飛鳥失平林，走獸號無地，謂我亦何求，潛焉有深淚。

繫頸蠻夷邸，懸首藁街頭，漢威騰朔漠，漢德東西流，衛霍勳名貴，張騫亦列侯，史臣有班固，著筆垂千秋。

蘇武老丁零，班超坐西域，丈夫各有志，萬里任追逐。生飲匈奴頭，死葬爲鳥腹，一死爲國家，終勝老茅屋。

三戶可亡秦，一夫能死敵，蕭蕭午夜風，神龍欲破壁，古來俠士心，豈徒逞一擊，荆軻與子房，忠憤千載激。

秦用韓非策，漢用董賈言，董賈終見棄，

時論一斑

國難救濟會請政府決大計電

收復失地

歸政全民

國難救濟會分電各方云：南京國民政府林主席，孫院長，陳副院長，何部長，奉化蔣介石先生，上海汪精衛先生，馮煥章先生，李德鄰先生，太原閻百川先生，廣

非死尤含冤。天道不可知，蒼蒼訴無門，欲持一卷書，歸臥舊邱樊。

三代法已衰，秦俗尤凋敝，漢家返樸樸，端賴有良吏，牛犢勵歸耕，雞豚勞撫字，淳樸垂明詔，力田與孝弟。

唐俗濁以卑，其政則恢廓，宋俗清以淳，其政則迫弱，偉哉漢代模，政俗兩寬綽，救文須以忠，百世可斟酌。

吾讀後漢書，緬焉思林宗，一言成孟敏，二簋食茅容，偉哉太學生，感發及村農，詩書道可貴，千載想遺蹤。

做人非識字，樵牧皆吾徒，象山與心齋，其言良非誣，鑄名恥石工，嗟來死餓夫，大義苟能明，豈在多讀書。

吾過積水潭，烈烈風聲勁，吾遊昆明湖，森森寒波定，王梁雖忠忠，有恥實可敬，百讀其遺編，斯人乃先正。

(未完)

州胡展堂先生，陳伯南先生，白健生先生，北平張漢卿先生均鑒，最近暴日犯錦，長驅深入，關外義勇軍紛紛起殺敵美且嚴重，抗議，而我守土大軍不戰先撤，全國將領，猶貳自私，所謂中央政府，更若有若無，諸公均稱黨國首領，乃亦散處雍容，視同秦越，亡國險象，一時齊現，夫復何言。然我國民爲急公救國，仍不能不進最誠懇之

忠告於諸公者，國為四萬萬人民公器，國民黨標榜黨治，決非自甘亡國，事至今日，諸公倘猶認救國全責可由一黨負之，則諸公應捐除一切，立集首都負起國防責任，聯合全民總動員，收復失地以延國命，如其尚有難言之隱，形格勢禁，無可如何，則黨已顯然破產，亦應即日歸政全民，召集國民會議，產生救國政府，俾全民共同奮鬥，大難臨頭，萬無猶豫餘地，究竟如何，決大計以謝天下，請立即以事實表明，否則全民悲憤，不甘坐斃，恐有採取非常手段以謀自救救國者，臨電迫切，無任待命。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熊希齡，馬相伯，章炳麟，張一鵬，朱慶瀾，趙鳳昌，溫宗堯，李根源，趙恆惕，程子楷，陶家瑤，彭允彝，張耀曾，徐元誥，郭椿森，沈鈞儒，王允恭，羅家衡，李為綸，諸肯來，蔣華，張恪惟，許克誠，陳則民，江恆源，吳山，裘汾齡，章士釗，王紹鑿，周輝浦，朱維岳，黃文中，沈田莘，朱鐸民，李玉昆，游志，趙叔雍，魏伯楨，張嘯，蕭見賓，王甯度，胡祖舜，李維城，譚道南，張肇通，陳定遠，楊春若，張嘯岑，劉毅，王建高，丘琮，熊仁，王舉孫，郭之江，左舜生，余楠秋，李祥輝，宋允惠，徐溪，朱紹文，樊德光，趙正平，黃炎培，褚輔成，等元

民治協會力主撤消剝奪自由

之法令

全國農會商會工會大中學教職員學生聯合會國難救濟會及各團體各黨部均鑒，此次一中全會開會期間甚短，通過一極重要之決議案，即切實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自由，凡屬國民，同深慶幸，果能遵照實行，恢復人民自由，向之呻吟於黑暗勢力下者，今後可漸向光明之路。惟欲得切實之保障，不必另頒條款，只須將現行法令為自由障礙者一律撤廢之足矣。試逐項說明之：(一)按照出版法各項規定，對於書籍報紙及其他印刷品取籍甚嚴，如發行報紙須先登記，刊印書籍須請審核，傳單標語須得警察機關許可，以及其他種種限制，足以妨害文化之發展，抑遏民情之宣洩，剝奪自由，莫此為甚，應請即日廢止。(二)集會結社，苟非蓄意暴動妨害公安，不得加以限制，歐戰後各國新憲，其規定大抵如此。乃在我國今日有所謂人民團體組織方案，施行業已有年，不論職業文化慈善等各團體，當其組織之始，須請黨部許可，及其成立以後，時時受黨部指導，不得有違反黨義之言論及行為，箝制之嚴，可想而知。其有政治性質之結社，當然不許存在，所謂黨外無黨是也。然而全國人民思想複雜，安能盡納諸一種政見之中，公開結社既不自由，勢必秘密進行，軼出常軌。以目前事實論之，黨會林

立，名號繁多，雖有萬鈞壓力，不能消滅淨盡，與其沿襲舊章，遮掩耳目，莫若明開黨禁，將人民團體組織方案以及類此之法令一律廢止，集會結社自由，方有切實保障，人民可自納於軌道之中，不至有潰敗橫決之患。(三)所謂信仰自由者，宗教上之信仰，不妨各異，政治上之信仰，奚必從同？近數年來，特設種種禁令，限制政治之上信仰，可謂極嚴，如鄉鎮居民須宣誓登記，始有公民資格，文武官吏以人民團體職員就職時，必須宣誓，甚至號稱國民代表，而必依式宣誓，其誓詞中莫不有服從黨義字樣。又如學校勵行黨化，人民集會必須舉行類似宗教之儀式，種種限制，重重束縛，莫不與信仰自由之原理大相違背。今一中全會既有此重要決議，應將上述各項法令即日廢止，信仰自由，方有切實保障。以上所陳，固為恢復人民權利計，亦所以維持黨義之專嚴，務請全國公私團體不論黨內黨外，一致主張，俾得早復自由，促成民治，四億同胞，幸甚幸甚。

上海民治協會

美國照會真是與暴日反目的序幕

嗎？

袁道豐

當東北事變發生之初，作者以我國國際關係非常複雜，即斷言日本必不敢於此時貿然併吞東北三省，將她劃入日本帝國版圖；充其極，她將利用華人組織傀儡政府，建立保護國而已。這種政策並非顯示暴日無絕對併吞三省之能力，實在在外交技巧方面不得不採此政策，庶免引起國際的干涉。因為在國際法的立場，併吞與保護有其截然之分界。如果日本不顧一切，併吞東北，則東北將成爲日本帝國土地之一部份，而此後東北在國際上之關係將全受日本對外締結之條約所支配。換句話說，中國前時與列強締結之平等條約將在東北全失其效力。反之，設使日本加諸三省者僅係保護制度，則前此中國與列強簽訂之平等條約仍繼續生效，而今日美英意比等平素在東北所享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及領事裁判權……亦不致因三省更換主權而被損害。狡詐的日人有見及此，所

以他們祇採緩進的策略。同時在最近兩月來，日外務省所以再三聲明日本不觸犯機會均等及門戶開放之原則，冀謀消滅國際間的阻難。這就是三個月來我人未聞國際起而對日責難的一因。

但不料日人正在歡欣欲狂，慶祝錦洲之佔領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忽然於月之八日致一照會給中日兩國及華盛頓條約的其他簽字國。此項照會雖送致中日兩國，但其內容却完全是爲對日而發。照會原文開始便聲稱自錦州一帶軍事行動後，中國政府在南滿之所有政權，如九月十八日以前所有者即已銷滅。繼謂美政府確信不久將遣往滿洲之國際調查團將使中日間之困難，易於謀取一種解決辦法。但美政府覺有不得不照會中日兩國者，即凡事實上任何情勢，美政府不能承認其合法。美政府亦不欲承認中日及中日代表間所立可損及美國或其華人民之條約權利。而此權利凡與所稱門戶開放政策，與中國主權獨立及中國土地與行政完整有關者亦包括在內。

末後，該照會又切實聲明凡用與巴黎公約相反的方法造成之任何形勢，或條約，或協定，美國將不承認之云云。

當此照會送致日本之後，美國國務院隨又發表一文，以補充美國致日照會之意，謂（一）美國絕不欲干涉日本至滿洲之合法條約權利；（二）美國不欲與日本所可爲之任何解決，惟附以任何解決不得損及美國權利或破壞凱洛克和平公約之條件。

三個月來麻木與沉悶的國際，一經美國照會之宣布，忽呈活躍之象。而國人許多便以爲福音降了，奔走相告曰：「美國終於說話了。到底還是美國和我們好。我國藉美國之力，怕有收復東北之望呢！」像此類的幻想我們應當避免：當此功利主義甚盛時代，沒有一個國家不爲本國利益而願爲人作嫁的。

據作者的觀察，美國所以有此照會之發出，而其文中措詞又頗爲強硬者殆有數因。第一，美論不滿政府對中日事件之政策。美國輿論責難政府不早援用九國公約

及非戰公約，以制裁日本之橫行，尤於駐滬美領事被日兵毆打後爲甚。現此事雖以日本對美道歉了事，然於美人之自尊心却頗難堪。而在野之民主黨人以總統選舉在即，故藉此以爲攻擊共和黨政府之工具。使胡佛而欲在本年得重選爲總統，則對此人民之責難宜予以相當之滿足。這是在民主國家內，爲候補總統者不應疎忽的事。

第二，日本玩弄美國儼若孩童。這次中日事件中，因美國態度曖昧不可捉摸，所以人多以爲日美間必有協定之締結。據我的推想，日美間必無書面協定之締結，或祇有口頭的諒解。這在日本外交的運用方面說來，必如此方得規避約定之義務。所以日軍在滿每次進據重要城市，駐美日使必以自衛之措置爲詞，向史汀生表示歉憾一次。同時以史汀生之質問，又必約許日軍此後將不使時局愈臻嚴重，或攻佔其他要地等。日使出淵如此而對史汀生許諾者自三個月來，已有數次。但毫無信實之日人反汗已有慣習，故對於每次之許諾均

曾食言，致前週復有錦州之佔領。這種矛盾之行爲固足表示日本之兩重外交。然於堂堂大國外臣之史汀生却不勝難堪。因爲他已被日本欺騙玩弄，有若孩童，所以爲保全美國外交之尊嚴及爲雪此恥辱計，不得不對日有鄭重之表示。

第三，歐美互爭世界支配權。當東北事件發生時，以中國政府即訴諸歐洲列強支配下之國際聯盟，所以美國最初不願置喙，僅靜觀日內瓦之措置。因爲如國聯得而解決中日糾紛，則美亦得坐受其賜，否則，如國聯調解失敗，則足暴露她的無能與虛弱。而顯示歐洲列強無力支配世界和平。但今日美以有其發起之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可供援用，出而干涉中日事件，名正言順，振振有詞。而同時世人的視線將由日內瓦而轉移到華盛頓，換言之，支配世界和平的重心將由歐洲而移到美洲。此項領導世界和平的尊榮，美人希求已久而今方得實現。此美所以樂於援用上述兩公約，而法英以恐危及國聯之存在，躊躇不

敢贊同也。

第四，自南京政府改組，陳友仁執掌外交後，外報盛傳陳氏必與日無條件的開始直接交涉。苟中日條約或協定秘密訂立，則美將毫無所得。而美以日本在滿勢力之擴張已破壞列強在華與日美在太平洋之均勢，故今欲迫使日本對美作相當之讓步。——至少在滿的投資方面，以便輸出美國之充富資本——不然，何以美國之嚴重照會必遲至今日纔發出？至謂日本之軍事行動有違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原則，則暴日違犯公約，不自佔領錦州之日始。而美念念不忘之機會均等及門戶開放，日亦曾再三聲明，決定維持其原狀。可見美國照會別有其索取代價之用意。不然，史汀生決不願爲中國而開罪於日本。

美國致日照會的起因殆不外上述四點

而其着眼亦全在維護美國之利益。其所謂維持中國主權獨立，土地及行政完整等語，於我人雖娓娓動聽，但要亦不過為列強用以維持在華勢力之工具。所以東北事件的解決還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美國態度之表示至多能予我們以「以夷制夷」之機會。我們不應作絲毫其他過分之幻想。

此外，我們須注意者就是美國照會已因國務院所發表之文告而失其嚴重性。這也足以表示美國無繼續對日取積極行動之決心。惟美之所以不能對日取積極行動者亦有其原因：在內政方面：（一）經濟恐慌異常嚴重，失業人數日見增多；（二）總統選舉在即，胡佛政府不能有所行動，致危及其復選。且足以左右美國外交之上院議員波拉已一再宣言美國不應干涉中日事件。在外交方面：（一）裁軍會議召集在即

，美願樂觀其成。但如與日戰，則此項會議必更無絲毫成功之望；（二）苟與日戰，美未必有取勝之希望。且戰爭之爆發將予蘇俄以漁利之隙。故以美今日之優越地位，宜避免戰爭，以保持其優勢。因此，美國照會不過是其鮮明態度與索取代價之表示。至謂此舉為與暴日反目之先聲，則恐未到此嚴重程度。

現在美國照會的發出已達數日了。而國際間的贊同聲尚寂無所聞，僅願見國聯場台，——因國聯幾全為法國所操縱——的德意兩國有贊成之表示。而英法兩國以願慮國聯之存在，迄不敢輕予贊同。由此，我們可以推知美國照會必不能獲得她所預料的結果。惟其不能獲此結果，所以美或將與日終出於秘密妥協之一途，以謀得其代價。即進一步言，如美必堅持援用九國

公約，召集九國會談，以討論東北事件，則法英諸國是否願意參與會議固一問題，而此會議的結果能否得到九一八前的滿洲狀況尤屬疑問。

總而言之，日人在滿之行動因已下萬分的決心，美國照會所以絕對不能影響暴日在滿之軍事進展。即其下月在太平洋之海軍演習亦不過是對日索取代價之威脅，並非對日取軍事行動之準備。惟美國照會至少消滅了她三月來不可捉摸的態度而鮮明表示了。所以此後的問題要看我們如何運用美國。同時我們國民也不應因此而存倚賴美國之心理，應該自動起來準備與日作戰。因為中日問題祇有一戰纔得解決。（錄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會刊）

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